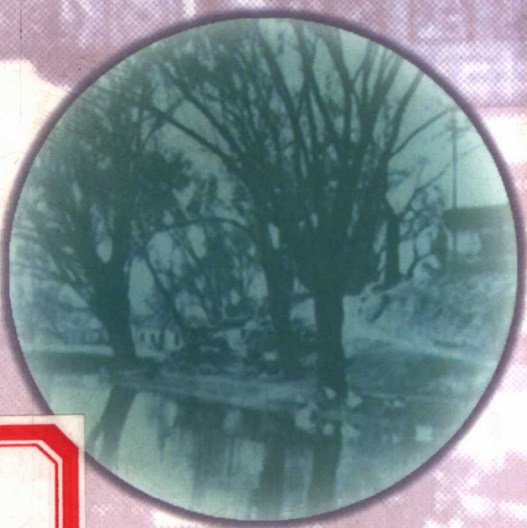


增補燕京鄉

土記

甲戌暮春
雲鄉自署



中华书局

增补燕京乡土记

上 册

邓 云 乡 著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增补燕京乡土记/邓云乡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1998
ISBN 7-101-01540-9

I. 增… II. 邓… III. 风俗习惯—北京 IV. K892.
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6134 号

责任编辑:朱 慧

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61/4 印张·9 插页·615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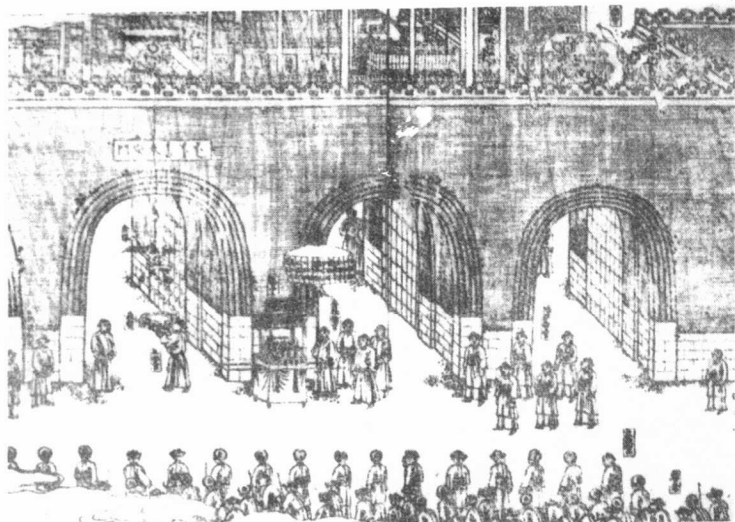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—5000 册 定价:37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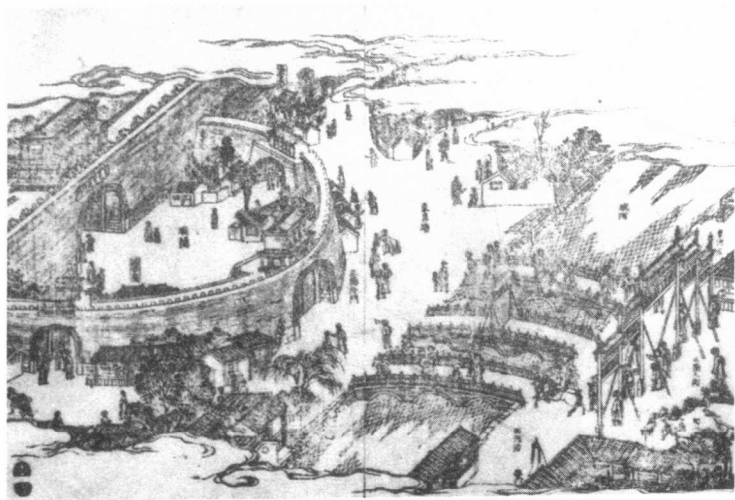
北海北岸仿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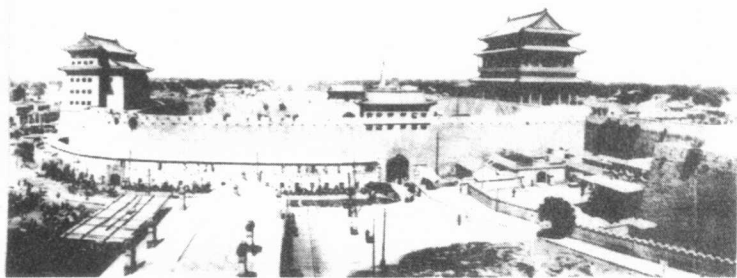
卖樱桃的小女孩



清代盛时天安门颁诏 日本《唐土名胜图》之一



清代盛时五牌楼、正阳桥、正阳门
京城 日本《唐土名胜图》之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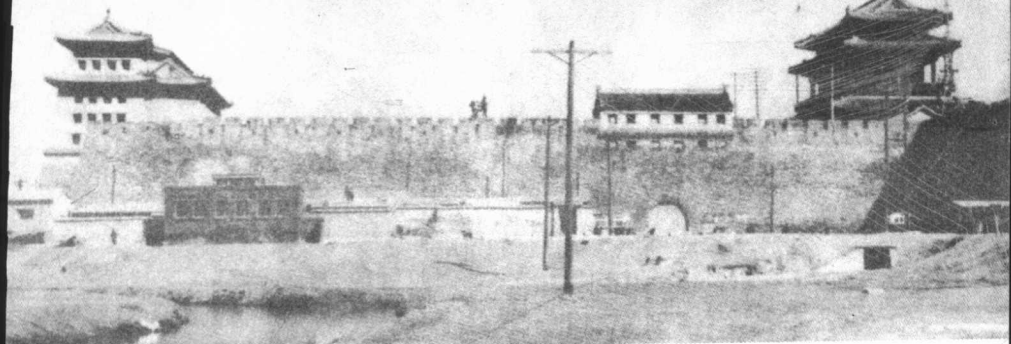
正阳门瓮城未拆之 鸟瞰



正阳门瓮城未拆之前门内棋盘街左侧

民國四年六月間前門兩旁門
洞以前出前門外須繞棋盤
街東西向而行折而出前門在
外出東西向城門以達楊梅行
寺觀極每杖車至一小時故也
不使此照片是未開旁門前
景攝今願難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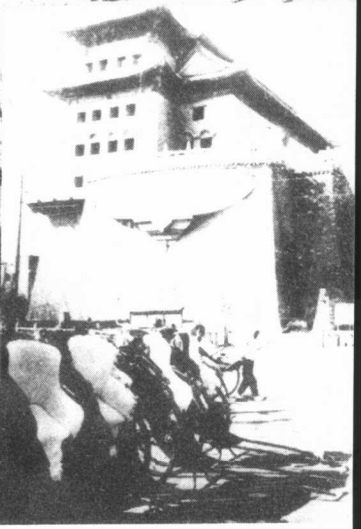
著名历史学家
邓文如(之城)先生
题上图照片之墨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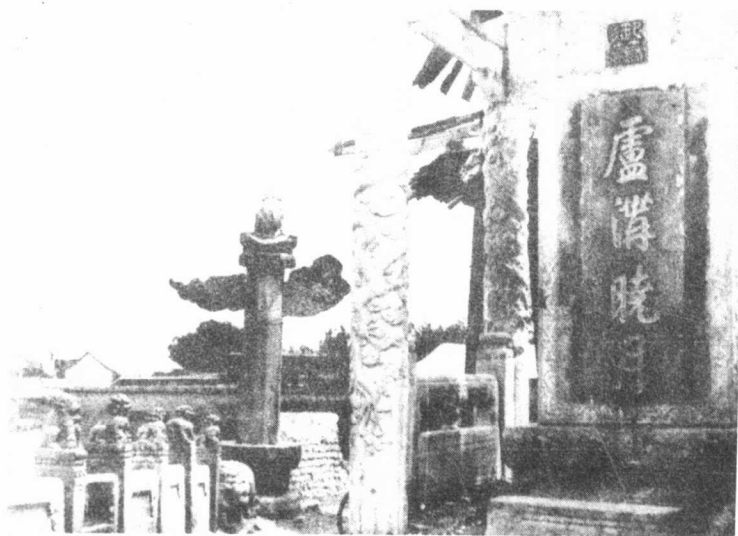
旧日西直门外，右城门楼，
左箭楼



西直门外拉骆驼的



前门火车站外排队等客座之洋车，左面冬日，右面夏日。



“七七”前山沟桥畔石碑



汇通寺

大高殿前旧时之
精美牌楼共三座，左、
右各一，迎面一座未
拍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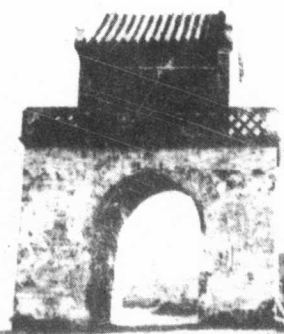
金鳌玉蝀桥西侧之牌楼，遥望即三座
门，门中右侧即北京图书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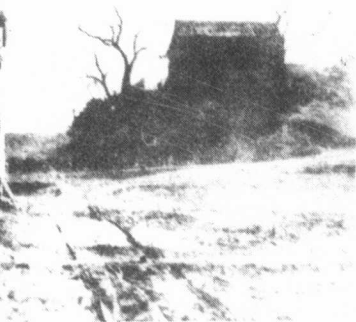
旧时紫禁城角楼、水榭、护城河之
旖旎风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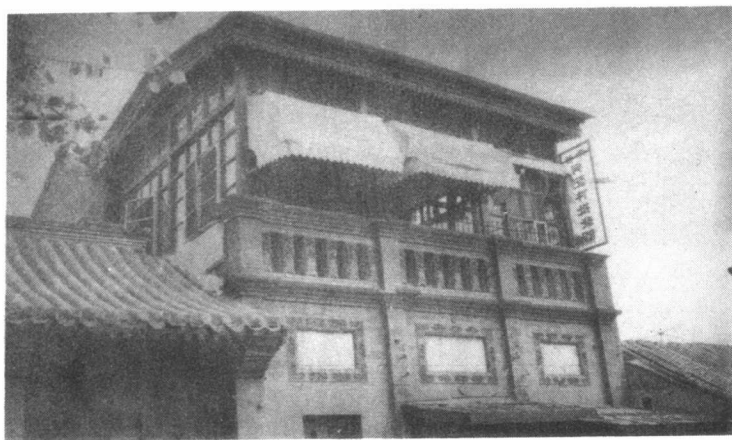
“七七”战前北池子
夏日之林荫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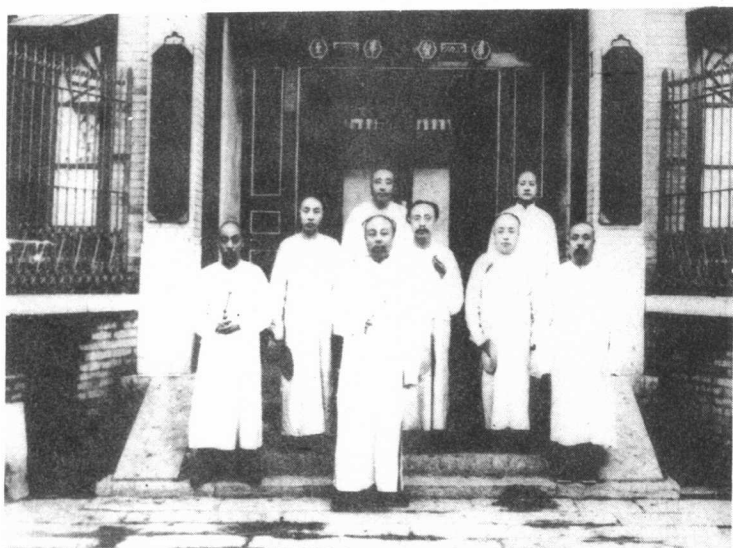
去陶然亭必经之
路，荒凉冬景，近处
城隍阁、远处窑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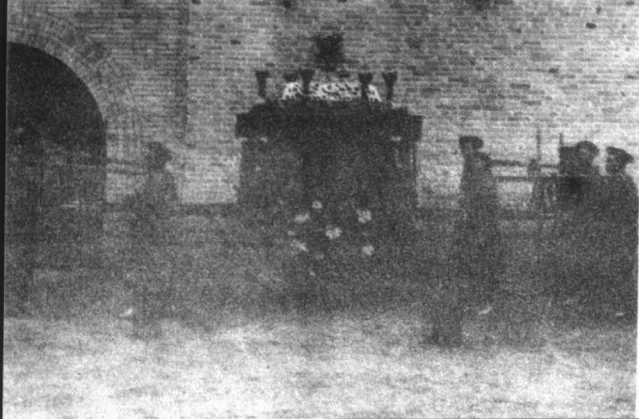
护国寺庙门，
不是庙会期间。



虎坊桥五道庙春华楼旧址。梅兰芳、张
大千经常光顾之名饭馆。



什刹海会贤堂夏日门前



八旗贵人婚礼所用花轿



天坛插旗杆石墩



卖杏仁茶者

自序

这本书我是在《燕京乡土记》的基础上，修改、增加、补充而写成的，篇幅较前书增加近一倍，篇幅既增，内容亦补，因而名吾书为《增补燕京乡土记》。此书与原书源出一脉，实系两书，可并行而不悖也。

龚定盦《己亥杂诗》之十，“进退雍容史上难，忽收古泪出长安”。诗后注云：“先大父宦京师，家大人宦京师，至余小子三世百年矣。以己亥岁四月二十三日出都。”诗只是七绝四句，注亦很简单，但古人诗，想象体会其感情，则是千头万绪，无比深厚的。我不敢上比前贤，攀附古人，但人的感情总是一致的。时代有古今之分，学识有深浅之别，才调有高下之异；而其感情则或有相通者，家世则或有类似者，因此也特别有感于前引之定盦诗及诗注。唯其如此，我对燕京乡土，亦充满了故园之情，故旧之思，故都之爱。这是所以写《增补燕京乡土记》及六年前已出版过的《燕京乡土记》的最根本的原因。

我家祖籍虽然不是北京，并未寄籍大兴、宛平二县。但先人们因供职京曹，前后也经历了三四代，时间也过百年了。这一点与定

俞诗注中所说的是十分类似的。近百年前，先大父选青公，讳邦彦，以举人朝考，供职内阁中书，在清代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小京官。当时迎养曾祖父飞熊公于京邸。庚子时，那拉氏与光绪蒙尘西安，李鸿章在京与外人议和，先大父膺折差之命，往返于京陕道上。后因曾祖母去世，丁忧回籍，起复后在去京途中，感染时疫，中年去世。其时先父汉英公，讳师禹，方十余龄，尚在家塾读书。不久废科举、兴学校。先父也到北京上学。后又像李越缦说的“入赘为郎”，花钱捐了一个民政部的员外郎，也作了一个时期的清朝的小官，不久就辛亥革命了。其后一直侨寓北京。中间虽然回过原籍几年，但过了几年，又到了北京，以后即久住了。由七七事变前数年，直到沦陷期间，在税务部门作个小职员，教育子女，维持全家生计。我家自高、曾祖起，即四代单传，祖父辈都无堂房叔伯。我们兄弟都是庶出，生母张、嫡母贺，先后于弟妹未成人时去世。先父遭逢时艰，抚育子女，生活重担，十分困难。日常跟随外出，每至一地、每睹一物，即讲说故事，缅怀京华盛日，神态飞扬，暂忘当时之生活困苦，我于京华旧事，在此时所得者最多，前尘历历，是永远忘不掉的。

嫡母姓贺，我从小和她一起生活。老太太更是一位老北京，外祖父是一位从未放过外任的太史公，一直在翰林院里作老编修，老太太从作儿童时就住在北京，经历过庚子前的岁月，亲眼见过义和团、红灯照……两只小脚，拍地一跺，就上了房，一盏小红灯，飘飘荡荡就到半空中去了。外国人来了，砸大门，门房老头躲在门后，捧着个月饼，大门打开，给鬼子吃，鬼子裂着嘴傻笑了……又过了多少年，民国了，城南游艺园开了，天天晚上放盒子，五彩焰火照满天……在乡下晚上睡觉时，她总替我讲这些，在她是从讲说童年、少年旧事中，得到无限欣慰；在我则是像听神话故事那样地入神，几乎每晚都是在这样神思中入梦。杂七杂八的庚子以来的京华旧事，就这样印入我童年的脑海中。后来我在北京，往往到了一些童年早

已闻名神往，而眼前却破敝荒凉不堪，如城南游艺园、新世界等旧址，就自然地产生了不少今昔之感了。

说来也很简单，就这样在老人们的爱抚教导中，使我养成了热爱京华风物，留心京华旧事的习惯。遇有旧时文献，或前人著述、或断烂朝报、或公私文书、或昔时照片，以及一张发票、一张拜帖、一份礼单、一封旧信……均赏玩不置，仔细观看，想象前尘，神思旧事，所眷恋者是一种注定已消失了的淳厚风俗和高雅文化的结晶，简单地说，是一种“京华风韵”，再简言之，即“京味”。因为北京远的不说，即说近古，也是明、清两代五六百年的国都，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全国精华所聚，怎能不形成一点特殊的风韵呢？风韵、风物、风土、风俗……都与“风”字有关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一种“气氛”，一种特有的京华生活气氛，这种气氛，在七七事变之前，在我童年时期的生活中，有深切的感受，生活环境、衣食住行、人际关系、文化教育……其主流都是充满了悠久历史感和深厚文化气息的气氛。我一直想用拙劣的文字，把这种从小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感受到的气氛表现出来，记录下来，以免使其烟消云散，归于无有。可是多少年来，一直没有机会。因而这些想法，就成为埋藏在心中的创作欲望，一有机会，它就会澎湃地奔流出来。

在十余年前，我有机会为一家新闻单位写有关京华旧事的专栏外稿，文章虽短，但发稿量大，几年当中，写了上千篇这样的短文，充分抒发了对京华的眷恋之情，满足了在胸中埋藏已久的创作欲。唯一感到欠缺的是，每篇文字，都限于专栏篇幅，不能畅所欲言；再有就是各种内容的稿件，必须穿梭来写，不能集中在一起。固然也有好处，可以想到什么写什么。但是也有缺点，就是一个大内容，刚刚想到一些，已写了几篇，便要暂停，改写其它内容。这样在报纸上刊载，固然富于变化，但作为有系统的一组一组的文字，则显着杂乱，也影响写文时思路的连贯性。为此在七八年前，我又在

写短文的基础上,按类别重新编写了一些有关燕京风土的文字,汇为一书,名为《燕京乡土记》,出版后居然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朋友们的重视,纷纷撰文在各报刊上介绍。日本学术界前辈波多野太郎教授还写专文在《东方》上评论,并将此书译为日文出版。想不到的异国友人,也来信要书,如莫斯科大学华克生教授便辗转寄来了要书的信。对此我感到很大学术友谊的温暖和莫大的鼓舞;但也感到为难,就是书印的太少了,出版后几乎没有上市,就卖光了。我事先未多买一些,结果自己到出版社也买不到书,不断收到各地友人要书的信,抱怨买不到,我真是感到万分抱歉了。

为此我想重新编写一本,一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修改补充,一方面增添了百多篇新写的文章,使原来欠缺未写的部分,更完满一些;使原来粗略的部分,更细致一些。唯一的愿望,就是想把前面所说的那种气氛,表现的更浓郁一些——自然,这也只是主观的痴想;在客观上,又何能表现其悠久宏博、绚丽纷繁于万一呢?也只能用句古话说明一下:尽心而已矣!古人谈到著述,往往有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之说。其意在不朽。对于这点,我则是不敢当也从不作此想的。千秋万岁名,不如少年乐;身后是非谁管得,满村争唱蔡中郎。这才真正是洒脱的态度。其洒脱处在于现实,在于真正懂得人生。人生是个体,又是群体。自己的欢乐与欣慰,分享一点给同道,不是很有趣味和意义的吗?为此我抱着野人献曝、献芹的心态,想把自己昔时感受到的京华气氛的淳真美善,用拙劣的笔记录下来,告诉爱好此道的朋友们,或引起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们的回忆、共鸣;或引起未有此等经历的朋友们的想象、神往……能达到这样的目的,我也就感到无上欣慰了。是为序。

一九九〇年庚午重阳后九日,

于浦西水流云在轩延吉新屋秋窗下云乡志

巴黎 · 北京 · 乡土记

邓云乡著《增补燕京乡土记》序

柳存仁

我小时候开始读一点西方作者写的小说，还是从文言的译本里，才读到雨果（Victor Hugo 旧时的译音作噶俄）的长篇《孤星泪》（Les Misérables）。这是两册的节译本小书，收在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说部丛书·第二集》里面的。虽然我当时也很欣赏这套丛书里的许多别的小说，但是教育我并且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教我稍微知道一点好的小说里面应该有的、高尚的人生意义，这大概是最早的一部启蒙书籍了。可惜这部书上似乎是没有印出译者的姓名的。其后又经过许多年，我又发现这书虽然首尾俱全，其实是节本，还有很多繁复的情节都割弃了不曾译。我于是又去找到《现代文库》里它的英译全译本来读。这个英译本奇厚，有一千六百多页。我因为太喜欢这部书，又早已知道它的结构大概了，就分开来每天只读十五六页，把它细细地咀嚼。在这个细研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件事：雨果对巴黎这一座大城的历史太熟悉了，不但里巷街道，被他描写得生动亲切，如数家珍，甚至于连巴黎的沟渠、水道，委曲琐细他都熟到透顶，所以他的书里有好几处都利用这些活的知识去安排他的曲折变化、不容易料得到的情节，却能够教读者们心服口服，相信他描写的自然、真确。因为对十九世纪中叶雨果写的巴黎